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

张士尊译

苑洁 审校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
(1911)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Held at
Mukden, April, 1911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
(1911)

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 张士尊译 苑洁审校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Held at
Mukden, April, 1911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国际会议编辑委员会编辑; 张士尊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117 - 0119 - 0

I. ①奉…

II. ①国…②张…

III. ①鼠疫—研究报告

IV. ①R51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5439 号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郑 锦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66509236 (总编室) (010) 66509353 (编辑部)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E-mail edit@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丰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436 千字

印 张 18.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66509618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朱诚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编译丛刊”编委会

主 编 于 沛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美) 孔飞力 王大庆 王 江

王晓秋 (法) 巴斯蒂夫人

(德) 达素彬 (俄) 米亚斯尼科夫

朱政惠 刘 东 张西平

(英) 吴芳思 杨念群 赵世瑜

耿 昇 徐 浩 徐思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 寅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
Held at

Mukden , April , 1911

Manlia

Bureau of Printing 1912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

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

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年5月

译者序

1910年秋季，在蒙古高原北部中俄边境的土拨鼠捕猎者中间爆发了鼠疫。10月12日，中俄边界小城满洲里出现第一个肺鼠疫病例。在此之后，随着山东直隶两省劳动力返乡，鼠疫沿着铁路向东和向南蔓延。11月，哈尔滨出现第一位患者，12月蔓延到齐齐哈尔、长春。1911年1月，传播到吉林、沈阳，大连，进入山海关，波及到天津、北京、保定；越过渤海海峡，在山东半岛登陆，影响到济南和青岛。同年3月，鼠疫在各地陆续消退。在肺鼠疫流行的数月时间里，华北各省，特别是东北三省人民惨遭蹂躏，先后有5万多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这次流行的鼠疫是肺炎型鼠疫（肺鼠疫），与世界各地常见的腹股沟腺炎型鼠疫（腺鼠疫）有很大的区别。此前，在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文献中还没有这种鼠疫大规模爆发的记载。这次鼠疫毒性之大，流行范围之广，死亡人数之多，都可以用“空前绝后”四个字来形容。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早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肺鼠疫的大规模爆发。因此，当灾难降临的时候，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感到非常震惊。但是，死神并不因为人们的无知而停止肆虐，随着感染者的大批死亡，中国人醒悟了，出于良知，也出于本性，种种防疫措施陆续登场，有科学根据的，没有科学根据的，政府强制的，群众自发的，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火车停运，港口封锁，交通断绝，经过数月的努

力，鼠疫终于屈服了。感染者无一例外，没有人能够逃脱噩运，而没有感染的人都免除了威胁。肺鼠疫的脚步停止在1911年春季，停止在黄河以北。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喜欢谈论战争，但是，当你看到街上摆满棺材、封锁线上如临大敌、工作人员面色恐怖、隔离营里人满为患的时候，这和战争又有什么区别呢？事实是，清朝末年，确切地说是1910年至1911年，中国人民打赢了一场战争。

当鼠疫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清朝政府就筹备召开一次国际鼠疫会议，总结这次防疫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为迎接下一次鼠疫的到来做好技术方面的准备。1911年4月3日，国际鼠疫会议在沈阳召开，总计有11个国家派出数十名医生出席会议。清朝政府派施肇基为特使莅临会议，任命在哈尔滨主持防疫工作的伍连德医生为会议主席。会议于4月3日开幕，至4月28日结束，持续了26天。会议期间，总共举行24次全体会议，对这次鼠疫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地研究，讨论非常热烈，最后以会议的名义形成了给中国政府的临时报告。

会议结束以后，受会议委托，由斯特朗、马蒂尼、皮特里、斯坦利等医生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继续工作，并于1911年10月完成了国际鼠疫会议报告的编辑出版任务。这本《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为1911年10月马尼拉英文版。整个报告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提供这次鼠疫的证据。这部分文字最多，份量最重，包括18次会议的报告和讨论记录，是这本报告的主体部分。第二部分：共有6次会议记录。除了闭幕式外，均为临时报告的讨论记录。第三部分：对这次鼠疫的总结。这份报告文字量很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事无巨细，有言必录。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在此之前的文献记载中没有发生过如此规模的肺鼠疫，参加会议的代表虽然都是某个

方面的专家，但对肺鼠疫却很生疏，所以对各种证据特别重视，生怕有所遗漏。第二，获得防疫方面的技术支持本是中国政府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所以从朝廷特使施肇基到会议主席伍连德都特别强调保留会议记录的细节，编辑委员会正是领会了这一点，才把工作做得如此细致。会议原定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讨论：即流行病学、临床数据、细菌学和病理学、抗击鼠疫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鼠疫对贸易的影响等。但是，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报告还是讨论，以及最后的编辑，都没有按照这个顺序进行，好在书前目录和每次会议记录前的提示都很详细，找到所需资料并不困难。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国际肺鼠疫会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科学会议。这次会议形成的《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在世界医学史上和中国科技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严格地说，《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是一部科学著作，更确切地说是传染病学著作。这不仅在于参加讨论的都是各国著名的专家和医生，讨论的问题涉及细菌学、病理学、流行病学等医学问题，而且其行文和术语都是医学的。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其当做历史著作来读，当做历史资料来使用。事实上，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国的科技史、中国社会史、东北地方史，甚至研究清末的中国政局，它都是一本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鼠疫结束的第二年，清朝皇帝退位。近百年来，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技术、卫生条件、医疗水平、生活状况均非当日所能比。当年各国专家所期待于中国的一切均已变为现实，这份报告中使用的语言和提出的建议也已过时，但是，人类的灾难却不时光顾我们，带来同样的恐惧和不安。2003年春季，我返回学校参加学位论文答辩，正赶上“非典”

流行，无奈，只好接受半个多月的隔离，感触颇深。下半年，委托朋友收集有关东北的西文史料，其中就有这本《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另外还有英文版的《鼠疫斗士——伍连德》、《中国医史》、《国家防疫》、《满洲鼠疫的预防》等等，都涉及东北的鼠疫问题。草草看过，感到很有价值，准备以此为基本材料写一篇论文《奉天万国鼠疫会议和万国鼠疫会议报告》，但因为杂事缠身，迟迟没有动手。现在此书已经翻译完成，关于这次会议，报告记录非常详尽，已经没有必要再做那些画蛇添足的事了。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书的结构很少改动，基本保留英文版的原貌。因为这是本科学著作，能直译处尽量直译，实在不能直译处，才做了些变通。除前面所列的会议代表外，原书中涉及的东西方人姓名，都在第一次出现时保留了原文，以免误译，特别是中国人姓名，音译准确性很差，请使用者一定核对原文。另外，对特别生僻的地名，为防止失误，也在第一次出现时保留了原文，以利查对。而对通用的地名人名完全按照原文翻译，一般也不加注释，如奉天（沈阳）、亚瑟港（旅顺）、芝罘（烟台）、牛庄（营口）等。另外，文中所涉及的医学术语，为便于史学工作者阅读，原准备逐一注释，但数量太多，只好放弃这个念头。好在除细菌学部分外，其他并不难懂，只要认真阅读，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目前，涉及鼠疫的著述多引用中文史料，希望此书出版后，能对相关的研究有所帮助。

译者

2007年5月25日于月明山下

序 言

1910—1911 年冬季在满洲和华北肆虐的肺鼠疫夺去了大约 5 万人的生命。在现代，还没有爆发过如此规模和种类的鼠疫。迄今为止，我们一直缺乏有关肺鼠疫的知识。因此研究这次鼠疫及其在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这次鼠疫呈现出大面积蔓延的时候，出于人类至爱的动机，中国政府在北京邀请 11 个国家派出专家出席国际鼠疫会议，以进一步确定这次传染病的性质，并提出有关预防措施的建议。会议在遭到鼠疫严重破坏的大城市奉天举行，尊敬的锡良总督和朝廷特使阿尔弗雷德·施肇基先生正式接见了各位代表。会议记录和相关信息，以及补充的某些细菌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组成了这份报告。

会议几乎只讨论肺炎型鼠疫，对腹股沟腺炎型鼠疫的研究似乎只是为了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和更加明确地阐述肺炎型鼠疫。

这份报告的出版由我和马蒂尼、皮特里、斯坦利等医生所组成的编辑委员会负责。马蒂尼医生检查了细菌学第一部分的证据，皮特里和斯坦利医生检查了流行病学第一部分的证据。除此之外，就抗击这次肺鼠疫所采取的措施，在第三部分，皮特里医生做了流行病学方面的评论，斯坦利医生做了总结。我本人重读了整篇报告，为出版做着同样的准备工作，并且负责临床学、细菌学和病理学特征第三部分的总结工作。我们要感

谢科学署的 H. E. 库布菲尔 (Kupfer) 小姐和出版署的 S. H. 马斯克 (Musick) 先生, 在准备报告出版的过程中, 他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帮助。

必须重新绘制在报告中使用的图表, 这个工作是在马尼拉科学署完成的。

由于同样的问题常常在会议的几个不同部分进行讨论, 有时流行病学的问题要在细菌学部分考虑。首先, 读者可能会担心, 翻了很多页, 也未必能够获得某一特定问题的所有证据。但是, 仔细检查目录和索引, 完全可以避免这个难题。因为中国政府希望尽可能保留会议记录的原始状态,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材料做出更好的安排。又因为常常改变每天的议程, 所以会议记录摘要也被加到目录和每章的开头。

这份报告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 除了开幕式和议程及其规则的安排之外, 几乎都是会议记录, 其中包括提供给会议的有关这次传染病的证据以及对这些证据的讨论。第二大部分由两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包括为形成临时报告进行讨论时所达成的结论和决定。在这部分里, 读者可能认为没有多少科学兴趣, 但是中国政府希望把会议的全部记录出版。第二部分包括给中国政府的临时报告和会议的闭幕仪式。第三大部分是我们从这次鼠疫研究中所获得的经验总结。关于会议记录 (在第一大部分和第二大部分中), 可以说, 因为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 有必要把那些提交的证据用一种外国语言表达出来 (会议使用的正式语言实际是英语、德语和法语), 有时, 在记录中传达讲话者的确切意思非常困难。但是, 每当会议记录打印出来, 编辑委员会和医学秘书马上进行校对, 并就记录中所出现的原话与速记之间似乎矛盾之处与发言者核对。另外, 每次会议开始时, 都要提交上次会议记录,

并进行讨论，以决定接受、修改或纠正。由于医学秘书阿斯普兰医生、秘书劳鲁先生、正式速记员伍德黑德先生等人的努力，会议内容得以非常完整地记录下来。幸运的是，会议还收到几份德文手稿，在编辑这份报告时，我们对这些手稿进行了认真地翻译。人们会发现，在报告的不同部分，某些城镇的传染时间和传染人数有些差异，因为有时官方提供的时间和数字是不一致的，所以很难协调。读者也可能很不习惯报告中中国和满洲地名的拼写方法。作者对这方面知之不多，只是尽力取得一致。

在编辑报告的过程中，发现其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细菌学部分某些问题的证据并不怎么充分，为了提供足够的证据，必须做进一步的试验。另外，关于驴和狗对肺鼠疫传染的易感性问题，以及抗肺鼠疫预防接种有效与否的问题，会议建议应该做进一步的试验。蒂格医生和我本人已经就这些问题做了试验，其结果在第三章，即报告的细菌学部分第一部分脚注和第三部分正文都有简要的提及。

理查德·P. 斯特朗

1911 年 10 月于马尼拉

奉天国际鼠疫会议代表名单

一、来自各国的代表：

美国

R. P. 斯特朗 (Strong) 医生：哲学学士，医学博士，马尼拉科学署生物试验室主任，热带疾病学教授。

奥斯卡·蒂格 (Oscar Teague) 医生：理科硕士，医学博士，马尼拉科学署生物试验室助理。

奥匈帝国

尤金·沃雷尔 (Eugen Worell) 医生：奥匈帝国皇家海军外科医生。

法国

C. 布罗奎特 (Broquet) 医生：法国陆军外科医生 (陆军上尉)，前印度支那巴斯德研究所主任助理。

德国

埃里茨·马蒂尼 (Erich Martini) 医生：德帝国海军军医 (隶属于内务部)。

英国

雷金纳德·法勒 (Reginald Farrar) 医生：医学博士，哲学博士，伦敦地方委员会巡视员。

G. F. 皮特里 (Petrie) 医生：医学博士，利斯特预防医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印度 1905—1907 年鼠疫研究委员会成员，负责东英格兰鼠疫调查的细菌学家。